

思绪飘零

坚守初心

陈秋来
江苏省盐城市
亭湖高级中学
高三(13)班

媒体上常常看到一些有关百岁老人的报道和图片,我发现图片中的那些长者除了饱经风霜、满脸褶皱,还一个个都是精神矍铄、笑口常开。看他们咧开掉光了牙齿的嘴,反倒觉着他们更像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

年龄的增长会使人内心发生各种微妙的变化。禅宗里说人生有三境:第一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重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重境界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初生婴儿,人称“赤子”,一尘不染,看啥是啥;一旦步入成年,社会关系、多方利益会变成一根无形的搅棒,搅乱了人们原本澄澈如水的心境——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堡中,在人满为患的地铁里,在人头攒动的职场上,很多人的初心一天天被消磨殆尽;等到了老之将至退出各种竞争舞台,很多人恐怕才会澄清世俗的浮沙,重拾一颗一尘不染的赤子之心。

我觉得,初心可分为两种,一种便是上文谈到的那种儿童式的率真的心。在那黑暗动荡的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堪称是小孩脾气。见嵇喜用白眼,见嵇康用青眼,这哪像一个胸有城府左右逢源的成年人?乘车出游,路尽而哭,这与要不到玩具便哭鼻子的幼儿有何区别?照世俗的眼光来看,阮籍自然算不上“成熟”,一味“以沽名钓誉之徒为刍狗”,完全是一个不懂人事的“狂士”。可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笔,成就一段文坛佳话。明代文学家袁中郎有言:“人生贵在行动胸臆。”曲意逢迎伤人身心,不如听从本心的召唤,保有一份天真清纯。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和一个小女孩结为伙伴,还让她教自己如何去整理、装扮,两人结成忘年之交。从这可以看出:这一大一小绝无“见山不是山”的浮躁,外界的虚名薄利只因其内心的澄澈而化为清风一缕。

另一种初心,我以为便是在任何环境下对人生目标的坚守。蒋勋先生在《生活十讲》中写道:“我看到许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老了,这老并不是生理机能的退化,而是心理上的不长进。”不少在坎坷的环境中打拼的年轻人,在多次受挫之后,退缩在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之中,不再对新事物有好奇心,不再坚定人生最初的梦想,不再愿意开发自己的潜能,而是随波逐流任意浮沉浑浑噩噩,使心灵退变成杂草丛生的荒原。其实,坚守梦想与保持一颗童心同等重要,马尔克斯就说过:“趁年轻,好好利用这机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能遇到的。”人,应当永远追寻自己的梦想,不能因各种艰难坎坷的环境而左右自己的人生目标。

你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你自己。《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身处果壳之中,也自认为无限宇宙之王。”纯净的天真与梦想的执着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不能分道扬镳,而应当彼此互补,相得益彰。带上初心上路吧,“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也许太过野心勃勃,但永远保持心灵的纯净,永远守着自己的梦想,人这一生才算活得有意义。

吾爱书海

桃花源,一个美丽的梦

马俊岩
上海浦东新区
进才实验中学
初三(2)班

前几天,老师教到了《桃花源记》,分析完全文,留下了一个问题:桃花源是否真的存在呢?

我回家后打开了电脑,打下了“桃花源”三个字进行搜索,映入眼帘的倒不是当时的背景,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公园”。它们都号称是真正的桃花源,还都标识着所谓的“真图实据”。但在我看来,“桃花源”只是陶渊明的一厢情愿的美丽的梦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从文章本身看起:“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一段无疑是后文的一个铺垫,乍一听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要是仔细斟酌,捕鱼的人为什么会忘记路的远近呢?他并不是一时兴起才尝试捕鱼,而是以捕鱼为业,不应该犯这种错;从这个角度来看,“忽逢桃花林”的“忽逢”也显得有些生硬了;到了中段,作者写到“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而又说这一群人是先秦避难的人,自从到桃花源后就没有出去过,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两处也是十分矛盾;再来看结尾,作者为了写得更加真实,又写到了“太守”和“南阳刘子骥”两大证人。而结果呢?作者把这两个人一派出去,就把标记“抹了”,太守找不到了,刘子骥还不死心,陶渊明于是直接一个“寻病终”,死无对证,后遂无问津者。这样看来,不管是上、中、还是下文,都有不小的暗示了呢?

再看看文章的时代背景,《桃花源记》所在的是晋宋王朝交替的时代。封建时代的王朝交替通常都伴随着统治阶层的腐败黑暗和权力争斗的新兴利益结盟的风起云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陶渊明不仅仅对“庙堂”的混乱心存不满,同时也对在黑暗的社会中艰难挣扎的百姓深深的同情,否则他就不会仅仅做了81天的彭泽县令就辞隐归乡了。但归隐田园的生活也不能让他真正心安,就像《汉书》中徐乐所说:“今天下大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土崩指老百姓造反,瓦解指诸侯强大而争权)。对于陶渊明来讲,王朝的更替并不是主要让他担心的地方,那只是“瓦解”而已,他最担心的是“土崩”,一旦百姓崩溃,社会就真正崩溃了,任何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更何况是在年少时就有着“大济苍生”理想的陶渊明呢?可他又不能当面去与皇帝硬拼,他只能用“桃花源”这个美好的幻想,来表明自己的愿景。这样的一个“仙境”,人们“怡然自乐”,和睦相处,这才是陶渊明想看到的,自然就成了梦境的首选了。那么,无论是从文章本身还是时代背景来看,“桃花源”都不可能存在了。

最后,我觉得陶渊明其实并不在乎“桃花源”到底是真是假,他更关心的应该是最后得以形成“桃花源”为原型的社会。至于如何才能形成,时代的局限性制约了陶渊明的想象力,他只能以地形的隔断来作为保障“桃花源”不受世道变迁所扰的条件。但这是不是真的能保障,本身就很难说,陶先生自己也许也并不相信,正如文章所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幸福列车

回眸

宋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双语学校
八年级(一)班

湘西,群山绵延,巍巍如一道屏障,又如伸开的长长双臂,将秀丽的凤凰古城拥在怀中,在这座不起眼的小城中,走出了民国第一总理熊希龄。

细雨蒙蒙中,我走进古城。走在青石板路上,青石板经过雨水的冲刷,光滑如镜。狭小的巷子,石墙上长满了斑驳陆离的青苔。望着两旁颇具徽派建筑的古朴民居,我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带着一份景仰的心境,跨进熊希龄故居的大门,四合院院的里有一汪碧潭,青石为底。岸边长着一簇簇如丝般的青草,另有一株茶花,枝叶之间怒放着灼目的火红花朵。角上有怪石堆成的一座假山,石缝间细流涓涓,如线如缕。潭中有十几尾锦鲤,聚集一角,见人就倏尔远逝。

正厅前有一副北大校长蔡元培送给他的对联:“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这是对他一生功绩的最高评价。走进纪念馆,正中央放置着老先生的半身青铜像,墙上摆满了照片与许多感人肺腑的文字,记录着熊老先生的生平。读着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他的童年。他童年就有过人的才智,在14岁就中了秀才。主考官给他评语: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

看着这些照片,我仿佛看见了熊先生小时候在书房里奋笔疾书,面对着书本,聚精会神地吟诵着,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落日的余晖照进了屋子,照红了他的脸。

他壮年时成为了民国的第一任总理。组建了第一流人才内阁,为国家注入了新鲜血液。因为袁世凯的复辟,他毅然辞官,彰显了傲骨铮铮。之后,他把全部身心放在了慈善事业上,成立了香山慈幼院,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孤儿,使之成为了国家未来的栋梁。

走上二楼,从窗外望去,碧绿的沱江安安静静地向前缓缓地流淌着,像一条巨大的绿色绸带,在远处转过一个弯,旋即是在青山的遮映下消失不见。江上有几艘小木船,船尾部的船夫一边用船桨撑着船,一边唱着山歌,船悠闲地向前行着。一座几十块石头间隔排列在江上,成为一座天然的石桥,看着江水哗哗的打着旋儿从石头中间穿过,想象着当年那个穿着长衫英气勃发的少从这这里走出凤凰,走出湘西。

走出纪念馆,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先生的雕像,他的目光仍是那样安详,那样坚毅。

快乐时光

岩壁上的精灵

覃翰章
上海市
实验学校
中一(2)班

驱车至贺兰山,沿途一路虽都是晴天,却在山脚下遇到了短暂且罕见的倾盆大雨。乌云笼罩,天光黯淡,电闪雷鸣,雷雨交加,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可转眼间,又变得晴空万里。听导游说,山里刚刚还下了冰雹,所幸没砸伤人。又听他讲,近两天的降雨量能达到全年的四分之一,我不禁感叹起贺兰山气候的多变了。

于青松岭人行吊桥上远眺,山峦叠嶂,雾气层叠,在塞上骄阳的映照下,仿佛在山崖的尽头望见万匹骏马奔腾嘶鸣,抒写着“踏破贺兰山缺”的豪情壮志。一阵清风从山间吹过,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关山月》的古琴旋律,那激越昂扬又略带苍凉悲壮的声音回荡在峦山间……。

忽见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正灵活地在陡峭的山石上辗转腾跳,几乎是直立行走,如履平地,极为轻盈。定睛一看,原来是只岩羊,皮毛颜色与山上碎石融为一体,怪不得乍一看认不出。

我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那是只极为瘦小的岩羊,真的可以用皮包骨头来形容。贺兰山沿袭了西北地区一贯的干旱气候,水草并不丰盛。山壁陡峭,碎石林立,而岩羊却能在此行走如飞,纵然是气候恶劣,它们也从不退缩,坚韧地在此顽强生存,代代繁衍。

我曾多次在各类书籍中读到这类动物,它们以青草、小灌木、苔藓为主要食物,冬季啃食枯草。为了少的可怜的食物和活着的尊严,它依然在山崖边奔走。它不像家养的羊,屈服于人类和环境,稍有风吹草动就咩咩地叫。它们是不吃嗟来之食的,哪怕食不饱,它们的头也总是昂着,不自由,毋宁死!

它们懂得,浓墨重彩是一生,云淡风轻也是一生,卑躬屈膝是一辈子,潇洒坦荡也是一辈子。但它们却选择了后者,选择了精神上的满足,把自己的足迹印刻在悬崖峭壁间,成为大山的灵魂,崖壁上的精灵。